

以前陣臨貢運動女

著作者 人見絹枝

譯述者 劉家壠

體育叢書

女運動員臨陣以前

勤奮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一冊全定價大洋九角正
外埠每冊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見
絹

熏杖

崇新家
民邨三九
全壇

勤上馬上劉人

卷四

書目

七

印發發譯著
刷行行述作
者所人者者

處

上海勞
神父路

中華全國體

育協進會

書 著 育 體

前以陣臨員動運女

究必印翻檣作著有畫此

新精店路公司
新明書江陰局
亞漢書局

新書局 江陰 明書 新精店 路公司 上

武文體明海四川
家店文莊四日
安慶重慶書現

川路西
會倫書局

門市
強華
尚文略
微德儲
世界書
蘇州
鎮江
外書局
式書店
廣州
吉林

第一公司
路尚大
蓄電池
局南
文林
中大
特約
裕興
一廈門
商務

連長記文商店

育場標記網板店(全蘇匯)蘇匯

新書號連準標

動器
路底
店一層
新州一
華書
南通
館中
一天演
界書
同書局

真公
國啓英
明華
世界
局樂
南通
華書
洋書局
局民
同濟

新書局
書局古
南新書
日報
書局
博古
書局

文華書局

華東深
發行江
四川路
書局

運動器所二小

大店一沙界局開店書京具

體育叢書序言

中華全國體育
協進會會長張伯苓

中國稱病夫，久矣！近年國人始知推求吾族致病之原，與夫其他民族所以健全之由來，思設法而爲救藥，實一絕好現象。鄙人前此赴日參與第九屆遠東運動會事，目覩彼族對體育進步，真足驚人，迥非吾族一蹴可能幾及。但有志者事竟成，故不揣冒昧，當爲今後吾國體育改進，擬有治標治本二法。治本卽自中小學起施行強迫體育教育、養成青年體育之愛好；治標卽常與本國或外國隊作長時間多次數之比賽，藉增經驗，而免怯陣。二者並進，再益以精良訓練，將來自不無成效可言。茲之體育叢書所載，皆不啻吾藥籠中物，治標治本，隨在可以取材者也。有功於體育前途之發達，之改進，爲益甚大，故樂爲之序，一爲吾國關心體育者正告焉！

出 版 者 言

馬崇淦

日軍入寇，蹂躪東省，凡我國人，無不髮指。試考日人之敢冒天下大不韙，實有充分之準備。卽以體育而論，政府提倡不遺餘力，人民努力練習；身體既已健康，膽量自然奮勇。體育書籍充斥市場，可與歐美相媲美；回顧我國，寥若晨星。本局不惜精神財力，發行體育叢書，全國體育專家概允合作，各以經驗學識，著述專書，以盡天職。

人見絹枝女士，係日本女運動健將，曾保持世界女子運動最高記錄，計有三分之一，而日本全國女子運動記錄，幾全爲女士一人所霸占。著有接戰以前一書，詳述女子運動之技術及個人經驗，可供參考。該書

承勞遠培先生之推舉，乃請劉家壠先生遂譯。旋因接戰以前之標題，不甚醒目，改名爲女運動員臨陣以前。讀本書者，可知日本女子對於運動，研究有素，我國女子欲與之頽頏，似應取他人之長，補我之短，而作更進一步之研究也！

著者自序

人見絹枝女士

臨陣以前，此乃余過去三年間幾十次出席日本之運動會，或渡海而遠征之經驗，綴集在運動場技術以外之戰法而作成者也；余又謂之爲運動場戰術。

兒童等在學校之運動會獲得一等獎賞時之欣喜，與余等之出席世界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在各國民衆之前，能一揭日本旗時欣喜，毫無何等之差異。

然所以能獲勝者，固非僅技術而已也。愈是出席大會，愈須有技術以上之偉大精神力，實爲獲得優勝之因。余雖僅受技術之指導，但對於養成偉大之精神力，亦多賴之。此偉大之精神，固不僅在一二次運動場上所茹苦而成功者，亦決非人所能教之者。

最後之五分間，對於此場決死之勇毅，始可見其人之精神，脫却困苦，進而占優勝之冠軍，亦決非容易之事也。

此時余等需要何者？以伯仲之技術與技術相搏，握最後之榮譽者，在常人視之，幾若爲因

具有神聖之偉大精神力，即在優勝者本人，亦覺有意想不到之不可思議之力存於其中。齊集地球上一切人類之世界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在選而又選技術相伯仲之選手中，強者固未可一定獲勝。凡預期優勝者，頗少能有如預期之結果，蓋全不在技術也。

「偉大之精神與熱誠之愛國心」愈強，選手之成功亦愈易。

日本國民，在此比賽，意外的不忘所謂「大和魂」之發露，亦常以此自拯，此不僅運動之道而已也，即延而至行將不知底涯之現代運動，對於容易忽忘此種精神力之養成者，雖只一人，余對於現今女子運動界諸女士，誠心懇望對於此點之訓練，尤其是女子，更宜較男子尤為注意。

運動場戰術之篇中，加入跳遠，短距離兩項者，此蓋因二者有不可離之關係，且為最親近之競技，更為余將日益親近之競技，故合前篇於此處發表也。

出版之時，承福間次郎先生及谷三三五郎君為此小著序文，感謝滋甚！福間先生為余岡山高女時代之主任，受教三年之恩師，谷三君為余自遠征瑞典以來以迄今日之指導。

昭和四年初秋

譯者言

劉家壠

中國現在的出版界，雖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然若想找一兩部關於體育的著述，恐怕是鳳毛麟角，不多可得，有之只怕就是馬崇淦先生主編的這部體育叢書了。

崇淦先生本着「言人所未言，做人所未做的精神，糾合同志，編纂這部體育叢書，對於體育界，固然造福無量，將來影響所及，就連「東亞病夫」這個雅號，也有取消之一日，故我在接受馬先生囑託翻譯此書之時，也鼓舞勇氣，附和驥尾，期以所得，貢獻國人。

原著者日本人見絹枝女士的大名，是任何人都知道的，無須譯者介紹。不過，譯者在翻譯此書時，有一個感想，不能不向讀者言之：

人見女士以一個女子，成名當世，一半固然是由於她負有運動天才與興趣，一半就不能不歸功於她的努力了。她更在努力之餘，居然把她的經驗，要訣寫成幾本書，貢獻給後進學子，這真是使我們羨慕，愧無地反觀我國體育界之著述，幾乎可說沒有。譯者不敏，深願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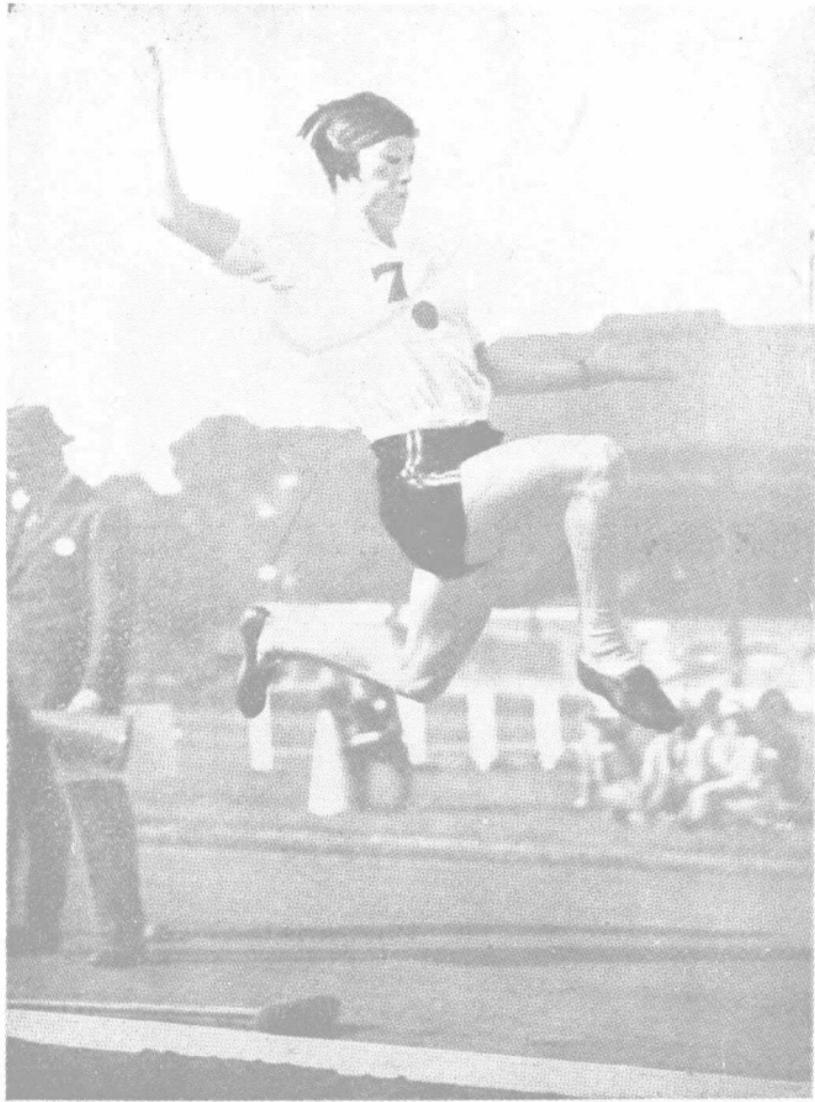
譯者

書出版，能夠「拋磚引玉」作一場開台鑼，引起專家的興會，大發其鴻論著作起來！

譯者雖曾譯過幾本書，但未有如此書之堅澀難譯者。譯者不文，固然是根本上一個大原因。要之，原著者是個「閑雅閨秀」，譯者是個魯莽男子，不能揣摹異性心理，也是一個大原因。譯者爲譯此書，澈夜不寐者，幾及旬日；爲譯此書，臥床不起者，三日夜。這並不是想以此居功，實在因爲時間短促（二十五日間）和酷暑逼人，所以致此。謬誤之處，在所不免，尚乞讀者，有以諒之！

最后；因恐不能按時譯竣，頗承謝華輝先生幫忙不少，復承原書著者人見女士病中惠賜像片附此藉申謝悃。

勢姿之遠跳士女枝絹見人



人見絹枝女賽跑出發之姿勢



民年九十人見絹枝女賽跑出發之姿勢
(右首三第人)在滬留影(葉長烈贈)



人見絹枝女士略歷

馬崇淦

女運動員臨陣以前

人見絹枝女士，明治四十年一月一日生，原籍岡山縣御建郡福濱村，爲人見伊之作之長女。大正十三年三月岡山縣立女高畢業，同年四月入東京二階堂體操女塾，大正十四年三月畢業。任京都女高體操教員。十五年四月入日本女子體育專門學校。同年八月充日本第一次女選手，單身往瑞典戈登堡之第二屆（一九二八）世界女子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得個人總分第一，破四項世界紀錄，因之世界咸知其名。歸國後任大阪每日新聞社社員，直至病歿。曾於昭和三年，參加荷蘭亞姆斯得登之第九屆世界女子奧林匹克運動大會，三十年又往捷克普拉克參加第三屆世界女子奧林匹克運動大會，路過我國瀋陽上海等處，均受歡迎。回國後，年終罹疾，病勢漸重，於三十一年八月二日下午零時二十五

分逝世，享年二十五歲。

▲病歿原因

女士逝世原因，多疑爲運動過度，而兼爲一般女運動家憂。其實女士之死，確因三十年自捷克三屆世界女運動會歸來，連在日本各地，作激烈之演說；因無暇休憩，致傷肺臟，旋染肋膜炎，其後日感沉重。三十一年四月，入大阪醫大病院診治，五月底畧愈；惟身體則日趨衰弱。雖然療養得法，但已病入膏肓，忽於八月一日午後，劇起急變，注射數十強心針，延至翌日逝世。臨終之際，尙表其疆場餘威，持筆作絕書云：「勝負已成往事，胸蟲致余死命矣。」遺體於三日午後，在大阪阿部火葬場焚化。

▲造成紀錄

五十米

六秒四

(世界紀錄)

一百米

十二秒二

(日本紀錄按世界紀錄爲十二秒)

二百米

二十四秒五

(世界紀錄)

決不致全軍覆沒，一定要做做着看。

雖然如此決心，心中不覺漸熱，蓋爲明日接戰着急也！

費二十分鐘之考慮，擬往運動場作一回輕練習，結果仍然中止此念。

練習與不練習，似與身體無大關係，不過精神上或能稍感舒適。下午八時出社歸寓。沐浴後進晚餐時，已與早飯不同，因奮興之心理，而使手中所執之箸加重，嚙嚼十分，因覺余之胃今夜似不肯如往日動作，故欲以健全之齒助之。

後將明日着用之服裝檢視一過，新製之運動服胸前之號碼爲七一八號。

近來每於出席運動會時，常覺羞澀，蓋爲憶及最初運動時自己之服裝，余何竟不知羞而着此，與內緊貼之男子用之衛生衣，且無褲子而爲一上下相連之衣，每一憶及，尤覺紅暈滿面，此非余之罪，乃時代之罪也，因視男女爲一樣故耳。現在若有服此之兒童，余亦將與以注視也。兩日前新製運動服，未知能否合體。

背負風如鼓，頗爲不妙。七一八之號碼，七與九之兩數字，與余之緣頗深，七與一加八爲九，此兩數字均佳，豈爲余成功之兆乎？

跑鞋上之泥，除之盡淨。鞋底之釘，亦灼灼發光。明日天氣雖可望好，跑鞋釘子，長短亦甚適

人見絹枝女士略歷

若如平時十二時方始就寢似覺爲時尚早，但無論如何上床不能如往常卽尋好夢，刷齒後，始卽就枕。

正讀未經讀完之晚報，兩目疲倦欲睡。

幾時方入夢鄉，其後余均不知。

(二)運動大會之當日。

熟睡醒來，亦如往日一樣，晨間清氣滿充室內，光輝朝陽，已由窗簾透入。

庭園松木，高棲小雀，正唱黎明之歌，九官小鳥，亦連呼「早安！」余亦以漸覺清醒之腦經，考慮今日之接戰。

跳遠爲二時，二百米之預選爲四時，如是天氣，夫復何言！

雖稍感暑熱，但亦爲無上之氣候，亦必成爲田賽徑賽絕好之情形。

余以外若尙有一人能跳五米之跳遠，尤爲絕妙，有之，恐亦爲京都之濱崎或中西，在有世界紀錄之望之余，並無對敵不安之心；故較之他人，尙爲可喜之事。一般小選手之胸中現在不知如何爲此所苦，實覺可憐！

心中頓覺奮興，然非如此奮興不可。